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二十四回 邱公子狠心懲愛妾 林黛玉拼命鬧華堂

且說林黛玉嫁了邱八之後，邱八看承黛玉甚是慇懃，又恐黛玉坐在家中氣悶，天天同著黛玉坐了馬車到張園去兜個圈子。上燈之後，便同到一品香去吃頓番菜，有時吃過大菜再到丹桂茶園去看看夜戲，以為常事。黛玉倒也並不寂寞，所以嫁了邱八將近半月有餘，倒還沒有尋事生非、借端吵鬧。光陰迅速，已經一月有餘。邱八因在上海耽擱久了，便和黛玉商議，要退了房子同他回到湖州。黛玉心上雖然不願，卻也無可如何，只好暫時答應一同回去，到了湖州之後再行計較脫身的法兒。邱八便僱了一號大船，把公館中一切新買的器具一齊裝載上船。黛玉也帶了一個娘姨、兩個大姐，收拾登舟。

邱八到輪船局中，單僱了一號輪船拖帶，不消一日，早到了湖州。大船直頂到邱八門口的水碼頭停下，早有許多當差的一哄上船，先見了主人，再叩見了這位新姨太太，便亂烘烘把行李搬上岸去。邱八向黛玉道：「你既然到此，卻不比住在上海的時候，上岸之後見了我們內人，先要你委屈一遭，朝他行個全禮，好在他平素為人甚是賢惠，待你一定不差，你凡事看在我的面上退讓一分，盡他一個面子，我終不肯叫你吃虧。你可肯聽我一句說話麼？」黛玉聽了面上登時變色，半晌不應。

邱八見他不肯，又說了無數安慰解勸的說話。黛玉無奈，只得勉強應承。

進門之後，見了那位八少奶奶，忍氣吞聲行了一個全禮。少奶奶果然甚是和氣，見林黛玉朝他叩下頭去，滿面堆下笑來，一把拉住，連說不要客氣。黛玉已叩完了頭起來，連忙叫他坐下，說了幾句閒話，又叫人替他趕緊收拾房間。一會兒房間已經鋪設齊整，少奶奶便攔了黛玉的手一同過來。黛玉見房屋高大，鋪設鮮明，比上海的房間收拾得更加富麗，略略覺得安心。少奶奶送了黛玉進房，又向他道：「你要什麼，只管向我去取。我家事煩雜，恐怕有料理不到的地方。」當夜又送了一席菜擺在黛玉房內，算是替他暖房，請了邱八進來一同坐下。是夜，邱八依舊住在黛玉房中。

到了明日，眾家親友曉得邱八回家，又新在上海娶了一個妓女，大家陸續登堂，紛紛道喜。只為邱八是城中首富，沒有一人不趨奉他，把邱八倒忙了好幾天。接著就是本城紳士，大家請酒，忙得打發不開。有時通宵在外，竟不回家；有時在家中書房安歇，還要料理家事，清算田租，盤查各處的帳目。因邱八出門已久，那帳目就堆積了一大堆，忙得個發昏，那裡有返歸內室的工夫？不要說是林黛玉房內絕腳不來，就是正室夫人也難得和他一面。別人也還罷了，這林黛玉是個有名蕩婦，熬得清水直流。依著黛玉的本心，原只要借著邱八混一個浴，替他還清債務，好等他脫然無累的重落風塵，並不是真心要嫁。現在邱八已經落了他的圈套，花了二萬多銀子把他娶到家中，總算是達其目的，如願以償的了。黛玉到了此際也沒有別的心腸，只是輾轉思量要想一個脫身之計。但是邱八是個有名富戶，家中僕婢如雲，而且規矩極其嚴肅，黛玉平日之間不要說想脫身逃走，就是等閒要走出中門一步，也是艱難，倒弄得進退兩難，展變不得。黛玉方才懊悔起來，左思右想沒有法兒，只得慢慢的打雞罵狗，借事生端，漸漸的露出不安於室的樣子來。幸虧邱八的正室夫人甚是賢惠，不去與他計較，黛玉無從費氣，無可奈何。

不覺又過了幾天，邱八把兩月中欠積的事情料理清楚，應酬也漸漸的少了，曉得黛玉已經久曠，便先到黛玉房中住了一夜，覺得黛玉待他冷冷的不甚應接，那神氣之間也是□分蕭索，默默無言。邱八大為詫異，便留意看他舉動，卻又不好意思問他。

到了午後，黛玉便向邱八道：「倪到仔間搭一搭格多月，人也幾乎悶煞快，再要實梗樣式下去，是實頭要生病哉。倪明朝要到上海去住格兩日，讓倪去坐坐馬車，吃吃大菜，等倪散散心看，勿然是坐勒屋裡向，倪頭腦子也漲格哉。耐阿肯同倪去？」

邱八聽黛玉說得容易，倒好笑起來，便回報他道：「你從前住在上海是在堂子裡頭，況且又是自家身體，天天可以出門。現在你既已嫁人，便是良家婦女，理應守著規矩，輕易不可出門。就算現在你要到上海，我同你一同前去，也比不得當初你做著信人，可以隨心任意到處招搖。我先時原曾和你說過，恐怕你做過信人，受不得人家的拘束。現在我娶你到家不到兩月，你果然已經不慣起來，可不被我料著了麼？」

黛玉聽了，面紅眉豎，不發一言，停了半晌方才冷笑道：「倪住勒浪上海格辰光，看見幾化人家格太太。小姐，日日勒浪坐馬車游張園，做仔人家人，勿相信大門才出勿得格哉。倪又勿到上海去軋啥格餅頭，啥格希奇勿煞格事體，阿要像煞有價事？」

說著，又冷笑了一聲。

邱八聽黛玉出言生硬，忽然同他頂撞起來，從前那一付溫柔婉轉的神情不知消到那裡去了，頓時換出一付鐵錚錚的面色來，心中已有了七八分怒意。還只道黛玉是無心頂撞，勉強按住了怒氣，又向他說道：「你坐在家裡沒有什麼事情，氣悶起來，原也怪你不得。只要你除了上海去的念頭，憑你要想著法兒如何消遣，我總依你的話就是了。」黛玉聽邱八的口風始終不肯放鬆，心中甚是著急，又見邱八並不翻腔，話風倒反有些遷就，越發膽大起來，把邱八也只當作尋常公子哥兒，易於打發，便又向邱八道：「倪上海是定規要去格，耐勿要勒浪扭結固結，耐勿肯同倪去末，倪自家一干子去末哉。」邱八聽了，再捺不住，那心上的火直冒到頂門上來，也冷笑道：「你說得好輕鬆說話！從來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；你既然嫁我，便要聽我的指揮。你還當在上海做著信人，憑著你的性兒胡鬧，無人管束麼？老實對你說聲，我邱八不是個省事的人物，叫你自家見亮早早收篷；如若再要不知進退，隨口胡言，那時間莫怪我反面無情，不留你的地步。」

黛玉見邱八反了面皮，心上一毫不怕，卻自己心中想道：若不與他這一個決裂，那裡撒手得開？這樣蠍蠍整整的將就下來，何時得個了局？不如借著他翻臉的題目，索性和他大鬧一場，且看他怎生應付，再作道理。想定主意，便也翻轉面來，粉面通紅，蛾眉倒豎，大聲說道：「耐勿要纏錯仔人！倪嫁末總算撥仔耐，勿見得有啥格賣身文書。耐要管牢仔倪，叫倪一直勿要出去，今生今世耐做勿到格哉。老實搭耐說，倪上海末定規要去格，明朝倪一干子動身，看耐阿有本事拉牢仔倪，隨便耐去那哼，倪總勿見得怕仔耐格。」

邱八起初還認林黛玉真是看中了他的人物，一心一意的嫁他，並沒有要他寫什麼婚書賣契。現在聽了黛玉這一番說話，方才曉得黛玉是借他恣，騙得他的銀錢到手，登時掉過頭來，拿定邱八沒有婚書，又沒有借據，就是告到當官，那邱八也只好眼睜睜的看著他重落風塵，說不出一個「不」字，也算得詭計陰謀毒如蛇蠍了。

當下邱八聽他說出這一番說話來，明知自己當初大意，沒有婚書，拿不住他的把柄，這一氣氣得非同小可，頓口無言，一時呆在椅子上竟說不出什麼說話。呆了半晌方才回過這一口氣來，定一定神，跳起身來指著林黛玉的面孔，罵道：「我把你這良心喪盡的混帳東西！你把我當作瘟生，這是你的運氣來了。你當初沒有進我的門也還罷了，現在你既然進了我的大門，憑你如何，你休想移挪一步！你把我當作那班曲辦子的客人，就如木偶一般，憑著你顛來倒去的鬧玩意兒麼？你口口聲聲想到上海，那裡有什麼事情？無非想到了上海，捉個空兒逃走出去，過了一年半載，等得我這裡事情冷了，你卻依然做起生意來。我勸你休要打錯了念頭，你既然嫁我，便是我的人，我不許你出去，看你有什麼本事飛上了天！」

黛玉聽了愈加著惱，也立起身來道：「耐勿許倪出去末，倪定規要去，看耐有本事那哼！開口閉口總說倪故歇嫁仔耐哉，倪嫁耐阿有啥格憑據？耐勿拿倪格婚書出來大家看看。老實搭耐說仔罷，嫁人嚙撥婚書是勿好算數格。耐格一轉末總算上仔倪格當哉，下轉叫耐學學倪格乖，勿要再上仔別人家格當去，阿曉得？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帶著同來的娘姨往外就走，口中說道：「倪要少陪耐哉，倪格衣裳首飾，一塌刮子送撥仔耐阿好？倪也勿要哉。」

邱八被黛玉說得七竅生煙，三廠暴躁，回過念頭一想：「當初果然上了他的惡當，不曾要得一張婚書，現在就是和他打到官司，兩下都沒有憑據，他只要絕口不招，也和他爭執不得。花了二萬開外的銀子也還罷了，但是自己向來自負是個花柳慣家，從不曾著了別人的圈套花這冤枉的銀錢；現在受了林黛玉這樣的一個騙局，還仍舊被他走到上海，再落平康，非但壞了向來的名氣，將

來到了上海，怎樣有臉見人？」心中正在萬分懊悔，又見黛玉搖搖擺擺的一直往外就走，更是烈火飛騰，猛然間把心一橫，想道：「他這樣的奸刁□惡，難道我就看他走了不成？無論如何，拼著再花掉一注銀錢，也沒有什麼不了的事。」主意已定，連忙追上前去。

黛玉剛剛跨出中堂，被邱八趕到後邊，把黛玉的衣服一把揪住，用盡平生之力向內一拖，把個林黛玉拖得幾乎跌倒。邱八拖住了黛玉，不等黛玉開口，一片聲叫：「來人！」就有四五個家人聽見，答應一聲齊趕進來。見主人與黛玉這個樣兒，都嚇得不敢開口，垂手立在一旁。邱八氣呼呼的指著黛玉道：「你們快把他捆起來！」

眾家人聽了，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面面相覷，一個也不敢動手。黛玉聽得邱八要叫人捆他，趁勢撒起潑來，望著邱八一頭撞去，把邱八撞了一個躑。黛玉便滾倒在地，把頭髮技在背後，就像活鬼一般，反大哭起來。急得邱八朝著家人頓足，罵道：「你們這一班無用的奴才，怎麼我叫你們捆他，你們大家不肯動手？明天你們替我一起兒滾蛋，我用不著你們這起混帳東西！」眾家人立在旁邊本來不敢動手，聽得主人這般發急，沒奈何上來幾個，走到黛玉身旁正要動手，誰知林黛玉老奸巨滑，看見邱八認真翻起面來，不是頭路，此刻自家身體還在別人手內，眼前不免吃虧，見眾家人一擁上前，明知不好，連忙住了哭，在地上扒起身來，不等眾人動手，一溜煙望自家房內就走。邱八見他仍舊縮回房內，冷笑一聲，暫時叫住家人不要動手，自己跟著黛玉也走進來。

只見黛玉剛剛走到房內，一直搶至煙榻旁邊，把榻上煙盤內的一個洋臺白銀煙盒搶在手中，隨手開了盒蓋，把那一盒子裝得滿滿的鴉片煙，望著自己的口內作勢便倒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被旁邊一個帶來的娘姨從背後伸過一隻手來劈手奪去，口中喊道：

「大小姐，耐有啥格閒話末，好好裡搭俚說末哉，年紀輕輕，啥格就要尋死路。」黛玉裝作恨恨的樣兒，向那娘姨道：「倪格號人身活勒世浪無啥趣勢，還是死仔格好，耐勿要來多管囉。」說著假作要奪那娘姨手中的煙盒。娘姨急得看著邱八，口中嚷道：「大小姐要吃生鴉片煙哉呀，唔篤大家來勸勸囉。」黛玉一面在那裡用力的要搶娘姨手中的煙盒，兩人結做一堆；一面卻偷眼看著邱八的面孔，指望他怕他尋死，心中不忍起來過來解勸，便算自己占了上風。那知道邱八絕不關。

也也不過來相勸，只望著黛玉和娘姨二人不住的冷笑。黛玉見了這般光景，明曉得那邱八已經看破機關，倒反弄得開交不得。

正在左右為難的時候，恰好那位八少奶奶聽得他們吵鬧，趕了過來。剛剛走進房門，見黛玉這般做作，認以為真，不免大吃一嚇，連忙趕上前去，把娘姨手中的一隻煙盒接了過來，隨手就向門外一摔，只聽得「噹啣」一聲，一個裝煙的銀盒子不知撩到那裡去了。又把黛玉拖了過來，捺他坐下，口中勸道：「你們偶然鬥口，也是人家常有的事情，有話也須好好的說，為什麼這樣的認起真來？」黛玉此時正是不得落場，萬分慚愧，巴不得有人相勸，連忙借此坐下，淚流滿面，默默無言。

忽聽得邱八冷笑一聲，指著那位少奶奶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是□分多事，為什麼要去勸他，你道他的尋死是當真的麼？」正是：

畫中愛寵，淒涼白紵之歌；鏡裡蕭郎，辜負天魔之舞。

欲知邱八究竟肯放黛玉出來與否，請看下回。